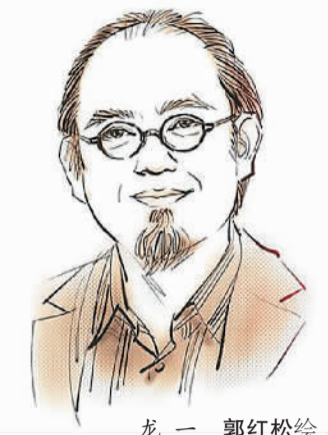


携叶绍翁游龙泉

龙 一



龙一 郭红松绘

龙泉市在浙江西南的山中，以青瓷和宝剑著称，千余年盛名不衰。我此次前来，主要是想弄清楚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出口海外的源头。但我深深地知道，在如此独特的地方采风，单凭史籍和双眼远远不够，于是我“请”来一位知情者当伴游。

此人名叫叶绍翁，号靖逸，成名于南宋中叶，历任大理寺丞、刑部郎中，是位风趣的诗人。年少时过继给龙泉的一户叶姓人家。顺便说一句，他最著名的诗句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

青瓷里鉴宝

穿越900年的时空，我与叶绍翁相约在龙泉青瓷博物馆，只聊了几句，我便喜欢上这位真实有趣的老兄，他肯定会是个好玩伴。

我们一起参观“故宫龙泉青瓷回家展”，其中多半都是那位对青瓷考古做出卓越贡献的陈万里先生捐赠的。我说：“陈



龙泉市大窑龙泉窑遗址 来自网络

万里先生凭一己之力还原了一段美术史和商贸史，并且开创了一门学科。”叶绍翁对不爱财的陈先生表示钦佩。离开博物馆，我们去逛西街上的古玩铺，里边有些青瓷片出售。我看上一只梅子青色的破碗底，如果将残瓷茬口打磨光滑，作个写毛笔字的笔舔应该不错。店主人说这碗是南宋的。叶绍翁接过破碗掂了掂，摇头道：“胎轻薄，我当年吃饭的碗也比这个好多了，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。”

从店里出来，叶绍翁告诉我，南宋的龙泉青瓷比吴越王钱家的越窑青瓷好很多，这里边有个常识：“宋室南迁后，北方汝窑、定窑和钧窑的窑工失业，流落江南找活干，但越窑以宋室官窑自居，崖岸自高，而且害怕这些外来窑工偷窃他们秘色瓷的绝活，不肯收留。”我问这些窑工最后到哪去了？他说：“这些逃避战乱的可怜人拖家带口，但只能继续南行，最好的工匠应该落脚在最近的处州（丽水市）龙泉窑，还有一些工匠去了更远的淳安县景德镇和建州（建瓯市）的民窑。这些人带来了新技术和新审美，所以南宋的时候，龙泉窑的青瓷最美，产量也最大。”

他的这番话我听着长见识。我们又来到工艺师李震的工作室，他收藏了大量旧瓷片。叶绍翁指着一块青瓷碗底对我说：“看看这个。”我发现，有一堆晶莹的青绿色歪在碗底。他道：“这是开始烧窑时温度太高，流釉了。”主人请他去看几件粉青荷叶洗，他被洗底的一汪碧水迷住了，贪婪得



龙泉市的古村风光 来自网络

口水都要滴下来，叫道：“太美啦！”只于桥断溪回处，流出碧桃三数花。’这是怎么烧出来的？”主人笑道：“就是那只破碗底的启发，我调整石灰碱釉的配方，调整烧制温度，这才烧出一汪水来。要想创新，还是先得把古人学透。”

大窑村探秘

叶绍翁想去看烧瓷的窑。我们来到大窑村古窑址，这是一座传统的龙窑，四处可见瓷窑烧窑用的匣钵，山坡上松杉成林，窑前的溪水名叫梅溪，窑后还有开采瓷土的痕迹。我告诉叶绍翁，这片遗址也是陈万里先生发掘出来的。叶绍翁道：“制胎上釉的地方应该在溪水上游不远处，窑工会造一道短坝束水，水流急才能推动水椎春捣瓷土。”我问：“那么溪水的下游必定要有座码头了？”他笑道：“孺子可教也！没有码头瓷器运不出去。”

我们沿着溪水往下游走，先到大窑村的农家吃午饭。叶绍翁道：“这倒是个隐居的好地方，只是，‘无酒难留客，借书方入城。’”然后，他便开始大嚼东坡肉和苦槠豆腐。我问他：“靖逸兄，你知道这些龙泉青瓷通过‘海上丝绸之路’运到哪去了吗？”他又让店里给他加了两道梅菜扣肉和油焖笋干，添了一壶米酒，这才道：“我在明州（宁波市）、杭州和泉州这三个市舶司里都有诗友，我住在钱塘，也去过泉州和明州，看到过外洋来的客商，和我们大宋的客商也

聊过天，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。”我紧追不舍：“瓷器运到哪去了？”他眨了半天眼道：“都是些怪地名，记不住，客商们说，碗底的启发，我调整石灰碱釉的配方，调整烧制温度，这才烧出一汪水来。要想创新，还是先得把古人学透。”

我用手机给叶绍翁播放关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纪录片，他看得津津有味，还不住地指指点点：“哇，这么大的瓷窑，画着花的不是龙泉窑的；看这个，这个是龙泉窑的青瓷，看这釉色，这瓷盘好大呀！”我告诉他，建造托普卡帕宫的时间比他的时代晚两百多年，那里收藏的南宋和元代的龙泉青瓷是全世界最多，也是最好的。他搓着手道：“真想去亲眼看看啊！”

金村中寻址

从大窑遗址沿着梅溪向下游步行十里，便是金村。当年挑夫们从窑上把瓷器挑到金村，装上竹筏运到小梅镇，在那里将瓷器装到蚌壳舟上，运到处州，然后装大船沿瓯江顺流而下运达温州，再从温州分别运往明州和泉州，最后装上大型海船开赴海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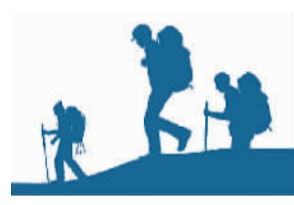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我的心中疑问告诉叶绍翁：“你说，这条水路我能不能把梅溪也算上，一直到窑窑遗址，甚至更上游？”其实，从金村开始的水路我早便知道，只是我这次来龙泉有个私心，就是想将龙泉青瓷的源头再往上延长五公里。叶绍翁大摇其头：“常识啊！你那些瓷器是从窑窑上走旱路挑过来的，梅溪水太浅，连竹筏也走不了，不

能算是水路。”我的心中虽然懊恼，但也不得不认同叶绍翁的常识，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，确是到金村为止。

晚餐后我带他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胡兆雄的工作室喝茶，他没心没肺地问：“大师是什么？我当真没见过。”胡兆雄笑道：“我就是个窑工。”叶绍翁也笑道：“明白了，原来是位好工匠啊。”然后他便急急地去看瓷器。

我喝茶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叶绍翁站在一尊釉色如玉的青瓷大瓶跟前，手捻须下胡须，在那里摇头晃脑。我连忙大叫一声：“不许吟诗。”叶绍翁嗔怪道：“刚想到个好句子，就让你吓忘了。这青瓷瓶比官里的还好，没几句好诗配它可惜了！”我道：“还好几句好诗！‘抱儿更送田头饭，画餐浓调灶额烟’是你的两句好诗吧？好好的一位农家妇女，让你说得画餐抹了两把灶膛黑灰。你这次想往青瓷瓶上抹什么灰呀！”于是举座大笑，好脾气的叶绍翁倒也不恼，又开心地去看一件青瓷双耳壶了。

（龙一，本名李鹏，代表作有《地球省》等中长篇小说，其中《潜伏》《借枪》《代号》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。）



行天下

“我不知道风，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——我是在梦中。她的温存，我的迷醉。”吟着这首浪漫的诗，我来到了浙江海宁的徐志摩故居。

这栋建于1926年的中西合璧式的小洋楼，是为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而建造的，大门口的匾额“诗人徐志摩故居”由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题写。

楼内华丽的设备，有些是当年从德国进口的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小镇，

绮旎风光，人向往之。人们通过旅游，可以观山乐水，修身养性，陶冶情操。对于画家来说，投身大自然既可体会旅行的乐趣，又可从中揣摩锦绣风光。画家的创作灵感或来源于眼前的唯美风光，或基于平常对山川秀色的观察和积累。直面实景写生，对创作来说大有裨益。

如今，全国各地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，众多旅游景区开辟写生基地，为画家、摄影家、美术院校学生的写生、拍摄提供了平台。这些景区中，有的群山环绕，奇峰突兀；有的整谷深峻，山势陡峻；有的台壁交错，苍溪水流。山川藏秀于雄，蕴巧于朴，充满诗情画意，蕴含着无尽的美。

有的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璧合，是对景写生的绝佳地，吸引着无数画家前来游乐观摩，写生泼墨。九寨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，那神奇幽美的沟壑、洞天福地的灵境，赢得大家的赞叹：“进入九寨沟，如在画中游！”闻名于世的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也极具审美冲击力，断崖奇崛，群峰峥嵘，流瀑四挂，号称“百里画廊”；多年前我来此写生，激情如涌。福州市闽侯县白沙湾生态园，那里的浅水沙滩、田园风貌、桃园景色，给前来写生的人带来了诸多灵感和创作源泉。

我曾到云南丽江旅游，闻此有写生基地，欣然赶来。攀援幽谷底，但见崔嵬壁立，险不可攀，而峰回转折处竟有绿色灌木丛。白云深处，忽见古朴农家，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沿途中我选了几个点作了几张速写性的写生。

写生，是指走出室外，现场从大自然取景，面对山川景色进行素描的方式，是美术院校学生必修的科目，也是画家提高绘画水平的重要训练手段。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础和源泉，因此，写生在绘画创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写生，强调的是画家不能困在象牙之塔里闭门造车，须亲近自然，倾情山水，直面大自然实景，潜心观察和体验。通过写生既可旅行神州，扑进大自然怀抱，从中得观山水之乐趣，又能提高绘画技能，寻求理想画法，纯正艺术新风。

安徽除了黄山等风景区闻名于世，宏村、屏山、呈坎、雄村等古村落，既让人起思古之幽情，又有古意新风。到安徽写生，已成为很多人的美好愿望。不仅如此，写生大军催生了可观的写生产业。安徽各地风景区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人次的师生来此写生、研学、创作，发展经济风生水起。为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和艺术事业的发展，安徽省召开了“写生产业与旅游强省”专题研讨会，还制定了写生旅游产业的相关政策。

太行山风景区景色壮观，同样吸引很多人前来写生。蓬勃兴起的写生经济带动了当地商贸、服务业发展，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。在福建武夷山风景区的写生基地，学生和画家购买的旅游商品约占销售总量的70%，足见写生拉动旅游消费的能力；此外，周边村镇拥有写生客栈100多家，显而易见，写生之外所带来的辐射效应何其大。

经过多年积淀，不少写生基地规模不断扩大，当地人认识到自己的村庄潜在着“金矿”，故乐于寻找写生客户资源。如何保护好独特的原生态乡愁文化，进一步挖掘写生资源，提升写生品位和品牌影响力，搭建更好的写生平台，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。



旅游漫笔

故居后院内，有一口已不复清澈的井，被称为“爱之清泉”。徐志摩曾经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：“眉，这一潭清澈的泉水，你不来洗濯谁来，你不来解渴谁来，你不来照影谁来！”这汨汨井水，曾经映照过诗人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激情岁月，见证过一对神仙眷侣那段宁静又快乐的美好时光。

这么别致且豪华的新楼，只可惜诗人只短暂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浪漫时光。徐志摩曾一度有隐居海宁的想法，菊花、黄酒、河蟹足以逍遥，美妻、诗文棋琴足慰平生，他想过一种“草青人远，一流清涧”的超然生活。但不久为避战乱，夫妻两人又移居到了上海。

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。”当我步出故居时，耳边似乎回响起徐志摩的这句诗。再回首望着这历经八十多个春秋的小楼，迷蒙中似乎有一弯温柔的新月，正斜斜地照在我的心头。

访徐志摩故居

陈卫卫

无疑是一座令人侧目的豪宅。走进大厅，只见上方有书法大师启功手书的“安雅堂”匾额，厅内展示着徐志摩的生平以及一生的文学活动。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着徐志摩和泰戈尔站在菩提树下，一只白鸽展翅飞上枝头，那是上个世纪初的浪漫和宁静。我站在跟前，静静地看了许久。

二楼东侧，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“眉轩”，粉红色的西式家具、大铜床幔帐上面垂着的大红流苏，墙上的油画，柜子上的留声机，处处透露着诗人的浪漫气息。在此，诗人满怀浓情地写下了蜜月日记《眉轩琐语》的第一篇。



徐志摩故居 来自网络

漫步三河古镇上

张帮俊

我对水乡古镇一直情有独钟，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。

位于安徽肥西的三河古镇，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，因丰乐河、杭埠河、小南河三水交汇而得名。几千年的历史积淀，让这里成为人文荟萃、景色优美的旅游胜地。每天来此游玩的八方游客络绎不绝，到了节假日，更是人气爆棚。

三河具有典型的水乡特色，河多、桥多、船多，小镇因水而丰润。抬阶就能见到各色拱桥，人在桥上走，小船桥下过，别具味道。古镇里的房子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洁白的马头墙，黝黑的屋脊瓦，那翘起的檐牙，似乎在注视着沧桑岁月。

脚踏在岁月的石板路上，感受着古镇的质朴与婉约。游



览三河有多种方式。可以乘船水中游，以船视角来感受小镇的动态美；可以坐人力车，穿街走巷，体验城市的细节之美；更可以徒步走走停停，更真实地感受地气之美。

青苔幽深的一人巷，有限的宽度上，只容一人行走，在这里能体验到空间的紧迫感与时光的沧桑感。史上的“三河大捷”，如今在这里可以通过实物、史料、声光电等高科技技术，再现那段激荡的历史风云。站在大捷门城楼上，一门铁炮孤独地立在那儿，炮口指向历史的远方。

从三河也走出去了众多名人，比如科学家杨振宁，在他的故居里转一转，似乎就能听到他童年岁月里爽朗的笑声。

当然，来三河少不了要品



尝美食。大名鼎鼎的“三河米饺”是用米和豆腐做的。选用的米为黏性不强的早稻米，经过炒面、开水烫面、揉面等工序做成外皮，配上以豆腐、白米虾、姜丝等材料配制成的馅料，捏成半月形状。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出锅。刚出锅的热米饺才好吃，外炸得金黄的热米饺，又酥又脆，外酥里嫩。“三河土菜”是当地人利用当地的食材通过传统的烹饪方法制作出来的农家菜。这些菜不注意刀工与装盘，重油重色，虽然有些“土得掉渣”，但

却浸透出独有的地方味道。三河有古朴之美。建筑遗迹上了岁数，如同岁月老人般那样从容，笑看风轻云淡。黑漆鎏金的店招匾额不失古朴之风，八角玲珑挂灯照亮的是美丽的三河夜景。漫步在三河古镇的街道上，感受着古镇昔日的繁华。今天的三河依旧热闹，那红灯笼透出来的喜庆，更是三河人美好生活的点缀。

上图：三河古镇楼阁
左图：三河古镇一角
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